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邱华栋 著

Sparkle over the Dark River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 网络文学丛书

國際頂上的閃光

2007年 第 1 期



主編 鄧國治 (Gordon Tang)

副主編 鄧國治 (Gordon Tang)

： 國際頂上的閃光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Sparkle over the Dark River

邱华栋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邱华栋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网络文学丛书/王蒙,宗仁发主编)

ISBN 7-5351-2598-0

I. 黑… II. 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33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4 插页 8.75 印张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92 千字 印数:1-10 000

ISBN 7-5351-2598-0/I·79

定价:14.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宋仁发

序

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则是“上网”。网络已成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采取道德的判断态度已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网络面前的束手无策。不论多么高科技、多么现代化,人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我写故我在”,“无纸一身轻”,单这一方面就不能不令写作的网虫们着迷、上瘾。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冀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所有划定的禁区都已“随网飘逝”,网络导致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之时已经到来,也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狂欢和庆典。

写作的环境压迫感在网络中消失之后是否能够期待大作品的产生呢?至少在眼下还不可过分乐观。目前的网上写作大多是个体行为,以实现自娱为低层次的满足,还缺少展现个性的文学姿态、新人耳目的作品。当虚拟的空间里堆满了垃圾的时候,清理和置换便自然要进行。作家们的网上创作活

动会将网络文学引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同时从网络创作中脱颖而出写作高手也将与他们共同奏响网络文学的第二乐章。

网上活跃着的文学在充分使用网上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给网络带来气象更新,扩大它的有效内存。文学网站的星罗棋布和逐渐增加的访问次数预示着网络文学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网络文学的最终被看好,说到底还取决于它的质量,放得开并不是标准,怎么样才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检验权不再仅仅属于过去的权威,而属于合理的统计数据。尤其在受好奇心驱使的动力减弱之后,网络文学对纸上创作的延伸还能否维持,也多少有些令人担忧。

在人们拼命挤占网络空间的时候,作为出版机构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反向思维露了一手,他们愿将第一套从网上搬迁到网下的文学作品(当然这里也包含有曾从网下搬迁到网上的一部分作品),奉献给读者们,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史上该算是一次漂亮的跑马占荒。这一套丛书的八位作者上网前都有“前科”,上网后更是如虎添翼。《网络文学》丛书将他们一个阶段的创作锁定成集,这也像是一次放生,让这些沾着电子森林气味的作品回到泥土的芳香中来它个假日旅行。我们挥挥手祝它们一路那个顺风。

1999.12.4. 长春

附 记:

这套丛书由我和王蒙先生主编,王先生原拟作序,因丛书付梓前突患疾病,无法执笔。这一缺憾只有留待将来弥补了。

目录 CONTENTS

- 1 \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 43 \ 遗忘者之旅
- 100 \ 鼯鼠人
- 149 \ 电话人
- 156 \ 化学人
- 167 \ 乐骚
- 177 \ 翻谱小姐
- 187 \ 抛物线
- 196 \ 急诊室
- 208 \ 普尔马斯特会员店
- 218 \ 你敢再进那间教室吗
- 227 \ 金黄色
- 237 \ 豹子的花纹
- 243 \ 生命你像草还是像风
- 251 \ 雪灾之年
- 262 \ 环形树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1 在夜里,那条河流的水也是黑色的,这是因为黑夜已经把河水浸湿,让它变得比黑夜更黑。如果从半空中潜入这条河流的底部,你会感觉到你在进入一个更为黑暗的深处,它似乎是没有尽头的,暗流和深水中的漩涡在搅动,有时候在河面上还会掠过一道道闪光,午夜的闪光,那是在河边公路疾驰而过的汽车灯映照河面产生的反光。河面在白天是一面裸露的镜子,在夜里是一面隐形的镜子,它就是在那里,悄悄地等着向你发出一道道闪光,如果你照耀它的话。

2 她把头靠在右侧车窗的玻璃上,这使得她的额头可以感受到那车窗玻璃的清涼。这黑暗的大地在车窗外隐约地向后退去,大地它是旋转的,如同一个旋转的罗盘,而这辆汽车仿佛是一个在圆面上跑遍的老鼠,它不停地绝望地刨动四肢,但似乎仍没有移动半步。大地是悲哀的,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升起的雾气和幽暗的鸟鸣全都是黑色的。她确信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些,感受到夜雾和鸟鸣。她把目光投向窗外,额角顶住车窗,然后她看见了,不断地看见了那些闪光,午夜的

闪光,当汽车转弯,或沿一段有弧度的公路飞驰时,那些闪光就不断地映现,就像有人在暗处向他们发出信号。一开始她看不出来那闪光是什么,不过她很快就明白了,那是一条河,一条和这条公路一起蜿蜒在土地之上的河流,那闪光是河面上涌动的波浪的反光。她看着那些闪光,让心中只剩下这些骤然闪亮的、破碎的光亮。

[3]他是哼着歌的,他会哼几乎所有流行歌曲中最精彩的片段,他兴致很高地哼着,他不和她说话,因为整个晚上他和她已经说了很多话,也做了很多事。他想把她带回住处是突发奇想的,他想起来这一个夜晚他将无人陪伴,他必须要让自己有温香软玉在侧,他就告诉她想把她带回去,去四十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一座小城,而他正在附近的农村采访一个案件。对于他的脸,她是熟悉的,因为她总能从电视上看见他,那个时间她还没有去“工作”,她必须要等到晚上九点以后出动。说到底,她是在夜晚接待客人的。有人叫这类姑娘“三陪”,但这全是他们的事。比如她总在电视上看见他的脸,那个节目很有名,叫做“真话真说”,这是一个曝光类的批评节目,每天都有。每天晚间新闻之后就是这个节目,主持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女主持。他们轮番上阵,评说各地发生的严重事件:农民抗税、警匪一家、工程事故、环境污染……对于她来讲,他的脸就是那些事件,那些令人震撼和义愤填膺的事件,因此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她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

[4]女老板对她说,今天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因此

你一定要把他陪好。你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你要让他开心。她点了点头。她想起来自己的例假昨天刚刚结束，这使她有一种洁净之感，自己的身体是洁净的，因为她有一周没有出台了，只是坐台，她希望她一直不要出台，让例假一直有下去，让那经血像丝丝缕缕的雨，连绵不断地下在卫生巾上，没完没了。这样就不会有陌生男人的身体进入她的身体了。但这不过是她隐秘的一个想法，连她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她坐在包厢里，门响了，他走了进来，她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

5 不过，他比站在电视上要真实多了，那天晚上他告诉她每一次做节目上镜前都要由化妆师化妆的。他的脸有些黑，不如在电视屏幕上看见的那么白，那么圆满，他有些瘦，脸比她印象中要长，只是眼睛仍旧显得很大，这使他看上去很有神采。她看见他时，他的表情有些焦虑，似乎心情不好。她站了起来，她有一丝兴奋，她告诉他，她知道他是谁了。他古怪地笑了一下，然后他们就一起坐下来了。

6 事后她想，他所有的动作、声音，他身上散发的气味都是温柔的。这与他那种有棱有角的外形和气质多少有些不符，有些超乎她的想像。整个晚上她陪他喝酒、唱歌，他酒量很大，似乎总也喝不醉，他们喝了很多酒，她有些支持不住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腿上，她想睡觉了。不知怎么，她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和他偎依着唱歌、笑闹时，她心中竟涌出一丝暖意。她忽然感到自己的下体有些湿了，这是她在想像将和他亲密的场景时发生的。这是一年来她做小姐从未发生过的，因为她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和她的身体接触的男人。他

们总是心急火燎地把他们体内的一点白色粘液排出来。总是这样，她假装呻吟，假装很兴奋，假装和男人一起达到了高潮。但是今天，当她感觉到他浓重的忧郁和焦虑，当她感觉到他的另一面，他的心里有事，像个普通男人一样有烦恼时，她的身体有了反应。后来，他俯身爬在了她的身上。两个人都喝了酒，她昏昏欲睡，包厢里的灯是昏暗的，卡拉 OK 已经停了，屏幕上一片蓝光，宽沙发边的宽大茶几桌上酒杯全都倒了。他开始吻她了。后来她觉得她好像全身都布满了舌头。他的舌头，那软体小动物几乎探索了她身体的大地，连潮湿的谷地、山涧与斜坡都不放过。她感到他的确是温存的，仿佛一块柔软的电热毯，慢慢地覆盖了她的全身。

[7] 这之后，一切都松懈了下来，两个人的酒也醒了，他似乎快活了许多，还谈到了他的工作，正在进行的工作。一个农民，因交不出提留款而服农药自杀了。这件事应该由谁来负责？村长吗？政府的农村政策吗？这个农民的性格吗？这是需要他这个“真话真说”节目的记者和主持人去真话真说的。他兴致渐渐高了起来。午夜二点，他要回去，在给了她在她看来很高的小费、她也谢过了之后，他要走了。但在出门时，他迟疑了一下，回头看看她：“你今天晚上和我一起走，陪陪我吧。”

[8] 他觉得她的身体非常美，这让他想起了当初和妻子一开始亲密时的感觉，那已经是五六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像一个贝壳，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喜欢那种光滑可人、有美丽花纹的小东西。妻子的身体圆润、健康、饱满，

婚后让他日夜迷恋和迷失，让他变成了一个迷途于这巨大海贝上的一个斑点。他宁愿变成一枚痣，永远地停留在妻子的皮肤深处。但就在一个月以前，他们之间出现了危机。因此，当他在酒精催发中，在包厢昏暗的灯光照射下，俯身向她，发现自己又和贝壳般的肉体相遇了之后，一种从生活的深渊中升腾起来的喜悦让他振奋。一开始他把她看成一个三陪女，他对她是视而不见的，他的大脑中全是他周围的人与事，他必须要面对的家庭解体的问题，他主持的节目既受到疯狂的欢迎，也时时在提防着各种明枪暗箭。本来他是不需要出来亲自采访的，他们的节目可以委托各地电视台的同行以他们的名义去采访，也常派出专职记者去采访。但这一次，为了散散心，他来了。这里还有他大学时代的同学，已当上了一个市的副市长，当很多传媒名人推出了他们的传记的时候，有出版社也要给他出书。这个同学约他来，说是可以给他找个十分安静的不受打扰的地方。但离开了家中那凝滞的空气，他似乎感到更为沉重了，他无法保持更好的心情。生活中有好几头野兽一起撕咬着他，他感到非常累，他既不想采访，也不想写自传，他只想在布满星光的天空下那大地草丛上睡一觉，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他需要解决好他的心理问题和现实处境，那就是，他是否应该离婚。妻子告诉他有可能，他应该怎么办？

⑨他打开了车门，又帮她打开右边的车门。这是一辆“克莱斯勒·君王”型号的轿车，它的颜色华贵润泽，三点六升、六缸汽油电喷发动机，前置前驱。这是他当副市长的同学借给他在当地开几天用的，车主是一家饲料公司的老板。他开这辆车时发现它很不听使唤，这可能是一辆走私车。车上的

表盘显示它已经走了接近二十万公里了。而且这辆车肯定被撞过了,他觉得左侧车门开关都有些别扭。过去他自己一直开一辆三菱越野车,那辆车跑起来就像一头敏捷的山羊,而且日本车性能好,耗油低,非常舒服。现在,他要开车走四十公里,到他的住处去。那里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度假村,周围全是山村,这条贯穿城市的大河也经过那里。也许我不再想把她的肉体像打开贝壳那样打开了,他想,我只需要人陪伴着。他平稳地开动了汽车,仿佛连一点酒也没有喝,车子很快就上路了。

[10]在发现了那些午夜河流上的闪光之后,他稍微有些不安。这仿佛是一种直觉,告诉他今夜可能要发生某些事情。在车上他们都沉默了,都不说话,是因为刚才说得太多吗?他过去没有与这样的女人发生过肉体关系,在心理上他总觉得肮脏,但今天,他干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妻子要离开他吗?是为了报复妻子的背弃吗?妻子和他们的好友,一家保龄球馆的经理的私情,他是一个月以前才知道的。他的妻子和他一样,是另一家电视台“生活”栏目的主持人,他们被誉为是金童玉女。但突然有一天,他感觉到不妙了,如果一个人爱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有任何一点微妙的变化,情绪上些微的波动和迁移,他都是可以察觉到的,你可以从她的声音、眼神、气味、突然紊乱的生理现象上来判断。他妻子的过去无比正常的月经,突然在近二三个月混乱了起来,几乎变成了丛林中的游击队,他们都不知道这液体什么时候会涌流出来,会渗漏出来。在他们的性生活中,他从不戴避孕套,有时候她吃一些避孕药,大都是以计算安全期的办法来避孕的。因此,这段时间他根本无法计算安全期,直到他感觉出异样来。他

闻到了一种气味,感觉到了一种光线。他先是跟踪了她,查了一段时间她的寻呼机上常出现的号码,采用排除法,用不经意地说一些他怀疑的对象的名字,来观察她的反应,然后他就得出了结论。她承认了。那个男人是他们的老相识,一直没有结婚,但似乎总有女朋友,他们过去每周去那个朋友的保龄球馆打两次保龄球,现在,恐怕得由她一个人去打那些球瓶了。她默认之后,他要她拿出一个办法,她说要考虑考虑。之后,他就经常在外过夜,不太回家了,然后他就主动出来采访这个农民之死的事件了。然后,现在,他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贝壳一样的女人在一起,在午夜的道路上向四十公里外疾驰。

[11]沉默笼罩了一会儿,车内的空气明显地过于沉闷了。她把头抵在车窗上,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那些午夜河流上的闪光。然后,她开始和他聊起了那个农民的死,一个人的死。一个人选择自杀,要什么样的勇气?他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难道不死不行吗?有那么多人还不都在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什么留下妻儿老小,一个人独自离去?这不是更不负责吗?谁来养活他的妻小?如果他恨的人是村长,他可以以怨报怨,和村长一起同归于尽啊!他是因为善良还是因为懦弱?是因为感到乏味还是因为悲愤?她一个又一个问题地问他。这开拓了他的思路,因为明天一大早他还要去采访,他已经来到这里两天了。他明天的采访将是最后一天的采访,然后他就会离开这里,回到家中,重新面对一个问题:是否和妻子离婚。他不想离婚,但她似乎执意要离开他,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一种厌烦吗?一种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年之后的厌烦?妻子执意要离开他对他打击很大,他内心很沉痛。过去,所有的人都夸耀他,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事业上互帮互助,形

象上金童玉女,生活上互相料理,但是,恰恰是这种完美,要让他们分开了。他的内心很痛,现在离开家有一千多公里,他仍感到这即将到来的分离,使他的心一阵阵绞痛。他的思绪不断地由过去进入现在,他的手有些儿抖。车子有些摇摆,她注意到这一点了,说:要不,休息一会儿再说,我们都喝了不少酒,我们先停下来吧。

[12]他们把车停好,就停在那条河的边上。午夜星光灿烂,大地深处泛起了潮湿的雾气,清新、清凉。他们走上横跨那条小河之上的一座木桥,那桥吱吱作响。这里的河面变窄了,有三四十米宽。他们下了桥,走到了一处田埂上。水稻田边,蛙鸣阵阵,蚂蚱都蜷缩在水中,水稻草把身子摆来摆去,像迪厅里沉醉于狂欢的无聊青年。岁月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也会把他们都收割了,所以,及时行乐吧。他们坐在了田埂上,看见了幽黑的星空。

星星并不多,点缀在天穹上的几颗又大又亮。他们坐下来时他发现他的手里又多了一瓶酒,是一种叫“杰克·丹尼”的大众品牌的威士忌酒。咱们再喝一点儿。他说。你的心情似乎不好,她说,可你今天喝了那么多酒也不醉,和我在一起,你的心情好了一点吗?他搂着她的腰,仰脖喝了一大口,你也喝一些,这酒真的很好喝。一只青蛙在不远处的稻田中腾越而起,又哗地一声跌入水中。

[13]“做这种事多久了?”

“一年多。”

“没有别的谋生办法?”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在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年多老师呢。”

“你刚才没有讲这个。”

“当老师太穷了，而且，还经常拖欠我们的工资。现在，我每个月挣的钱比那时候多几十倍，就因为这个。”

“你并不大，有二十岁吗？”

“我有二十二岁了，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我可能喝多了，你还告诉了我什么？”

“我还说了好多事。”

“什么事？”

“我们家的事。我爸爸很早就死了，我弟弟去年在公路上骑摩托，忽然电线甩下来，把他的头给割掉了。”

“你刚才说了这件事？”

“说了，我还说了别的。”

“……天上掉下来电线，就能让飞驰中的摩托车手的头……我无法想像。”

“这是真事儿，因为，我弟弟在去年夏天就是这么死的。”

“后来呢？”

“他正准备结婚呢。他正要当新郎，可那电线……有人叫我们家人打官司，我们就打了，后来，供电局赔了十万块钱，因为，那电线杆已变成朽木，早该换了。”

“这事儿要是我们知道了，可能就会来采访了。”

“供电局爽快地给了钱。他们给了钱就算了。”

“可毕竟有一条人命啊！”

“钱可以换命。再说，也许就是我弟弟运气不好。怎么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都不会出岔子，偏偏是他，摊上了这个？”

“这件事是很奇怪。”

“我妈妈心好，她把那十万块钱中的一半，给了我弟弟原来的对象。剩下的钱，她用来买了一辆农用车。她是一个菜贩，她把菜从乡里头收购好，然后运到市里去。但去年她没有赚到太多的钱，她还没有我挣的多。”

“……四周多安静啊，一个人也没有。在城市中很少有这种时候，可以看一些过去不太注意的东西。”

“是什么？”

“星星，田野，空气中的味道，蛙鸣，河面上的闪光。”

“你也看见了它？”

“什么？”

“河面上的闪光？”

“看见了。我有点儿怕那种闪光，像磷火一样一闪一闪的。”

“这条河很长，它不大，但很长，和这条公路一直这么走。这河是从山那边流过来的。”

“它们互相作伴。这河和这条公路。”

“有意思，它们又不是人，怎么能作伴？”

“你以后会怎么样？”

“……嫁一个男人，生个孩子。要是头胎是个女的，我还得再生一个。我们那地方就这样。”

“为什么不再做老师？”

“我？不可能，我不会再站在讲台上给小孩子讲童话了，没有童话。”

“当然可以，当然有童话。”

“没有了，对于我来说，我只想为自己活着。嫁个老实人，也许会嫁得远一点，不会有人知道我干过这个。”

“有羞耻感？”